

他为近年跨海大桥建设风潮后的环境影响担忧;他因“鸟巢”体育场“加盖”存在危险向国务院递交意见;他毫不讳言中国高铁和地铁建设存在“大跃进”;他曾为维护安全施工与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激烈争吵;温州动车事故报告公布后,他成为少数反对者之一;面对拆分铁道部的呼声,他又为铁道部挺身而出……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在国内地铁、隧道、高铁、大桥攀比式的建设竞赛当中,王梦恕的反对“报告”独树一帜。在许多工程论证会上,他的一句口头禅是“你们不能这样搞”。

院士王梦恕:

“我经常是一个少数派”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最近,因为持续针对温州动车事故和铁道部负债等敏感问题发言,王梦恕又被舆论推向了风口浪尖。面对质疑,王梦恕始终很平静,他眯着眼睛笑笑说,“我任你评说,因为我一直说的是真相。”

“7·23”事故报告中的“少数派”

“我的观点和以前一样,这份报告把技术问题拔得太高,打击了整个中国高铁产业,事实上真正的问题在管理。”

4月14日,作为“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调查组的副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恕回顾着这次事故调查中的一幕幕,仍然难以释怀。

因为坚持技术无缺陷,力挺铁道部,回应人们对高铁的“八大质疑”,他陷入了舆论漩涡。

“网上都是骂我的声音,还有人把‘大字报’贴到我们单位门口,但我还是要说。”

一切争论起始于温州动车追尾的真相,王梦恕作为业内专家,

他与公众看到的不完全相同。

动车追尾后,当舆论对司机的操作进行质疑时,王梦恕给出的答案是,司机太疲惫,甚至没时间上厕所。没想到,这番话立刻招致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应,人们认为他在找司机做事故的“替罪羊”。

王梦恕当货运列车员的侄子以前告诉过他,铁路系统市场化运营之前,司机到站有免费食宿的司机公寓,有人叫醒。但是市场化以后,司机公寓开始收费。很多司机舍不得自己掏钱去休息,只能在车厢中打盹儿。

“我们挣来的钱都搞高铁去了,其它的部门呢?高铁列车员从两个精简到一个,原来福利性质的司机公寓也市场化运作了,司机的疲劳驾驶和司机人员配备不足都是安全隐患!”

动车事故发生前,作为技术专家的王梦恕曾表示,中国高铁的五大系统“守护”高铁安全,能保证后面不追尾,前面不撞车。

然而,关于这次动车事故最初的原因判断正是信号系统设计缺陷。王梦恕之前的这几句话,成为

动车事故后人质疑他的“焦点”。随后,媒体爆出王梦恕在很多事故调查会议上缺席,同时却为高铁技术辩护。

“设备出了问题,可以改成人工操作,设备出了故障,动车就必须追尾?没这个说法。”

王梦恕进入调查组的第一天,他就感受到了一种“格格不入”。

“他们就想推给技术部门。说雷击导致一个保险丝断了,信号也中断了。”

“因为高铁发展得太快,我们的修护人员还没有熟悉设备就上岗了,出了事故还不知道如何处理。”

王梦恕想澄清这些背景,但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重视,“我最后只成了挂个名字的副组长,所以有些会议我干脆不参加了。”

即使如此,王梦恕还是在动车事故发生120天以后发出了反对的声音:“经过调查和实验,动车信号技术和设备可以说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人员和管理的問題。”

但王梦恕的反对声并没有扭转高铁技术缺陷的定论。去年12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经调查认

定,该事故是一起因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上道使用审查把关不严,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在结尾处,报告补充了“上海铁路局有关作业人员安全意识不强,最终导致了惨剧的发生”这么一句。

王梦恕给这份报告勉强打了60分。

王梦恕如今回忆说,这起事故,认为不是技术问题的人不少,但到了说话的时候,他却成了一个“少数派”。

很多直言最后被听了进去

“如果说实话,当地领导听不进去;如果说假话,我良心过意不去。”

温州动车事故调查只是王梦恕晚年不平静生活的一个例子。

1959年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桥隧专业的王梦恕至今已经修通

过100多条铁路、公路隧道。但到了晚年,他没有想过,在被称作“地下工作者”40多年后,他赶上了中国

高铁、河海隧道、跨海大桥的修建大潮,王梦恕作为专家,成了他这个年龄段最忙碌的院士,每天奔走在许多城市的地铁、隧道论证会间,甚至没有时间陪孙子玩。

然而,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他成了许多会议上的“少数派”。

2011年,青岛跨海大桥、海底隧道竣工通车,地铁开始全面建设,这些工程都让曾参与论证的王梦恕牵肠挂肚,尤其是当年的跨海大桥和海底隧道之争。

当时许多沿海城市把修建跨海大桥当成城市现代化的标志,青岛市也认为跨海大桥对青岛大城市圈发展十分必要,但作为隧道工程专家,王梦恕给当地政府算了笔账:一座跨海大桥要花100亿元,工程难度大,拆迁、管护,环境治理都要大量人力、财力,而一条海底隧道只需要30多个亿,省钱省力。

“大约10年时间,青岛开了很多多次跨海大桥可行性会议。我提出大桥垮塌可能阻挡军舰和民船出入胶州湾,而且造价不菲。”但当地政府和交通部门出于种种考虑,最终选择了“先桥后隧”的方案。



王梦恕在办公室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在最后一次与当地领导吃饭的间隙,王梦恕再次提出胶州湾后湾修桥,沿着大陆平行修建后,大桥将成为一条“垃圾带”。

“桥墩距离大约是70米左右,一个桥墩的阻水面积相当于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很多垃圾出不来。”王梦恕说,这个问题已经在杭州湾跨海大桥出现了,不但挡住了垃圾出海,而且还挡住了气流穿过。作为著名的隧道专家和高铁专家,很多人不知道,王梦恕起家的本事却是桥梁专家,而且还参与过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工作。

如今,在青岛跨海大桥桥墩附近,带状的垃圾已经悄然出现。而由

于随后竣工的海底隧道颇受欢迎,青岛市政府即将建设第二条海底隧道。

“亚洲第一长隧”的乌鞘岭隧道原定工期四年半,被刘志军要求28个月内贯通。王梦恕说,和他一样,众多的桥梁隧道专家都对此表示了担忧,但敢怒而不敢言。2004年10月,他找到媒体记者,让其扮成自己的学生,前往调查该工程。最终,该报刊登了名为《争议“亚洲第一隧道”》的5000余字长文,揭露了乌鞘岭隧道施工方案的不科学。

在国家体育场鸟巢的建设中,设计方本要加“顶盖”,但是王梦恕认为,200多米的盖子,下雨了要盖

上,1万多吨的钢材在上面滑动,存在危险,夏天还会成为一个蒸锅。“开始还不给解决,我联合吴良镛和周干峙院士给温家宝总理、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写信,最后听了我们的意见。”

对于自己的直言,王梦恕笑着说,虽然是一个少数派,但他实际是代替大家说话,而且,他很庆幸很多直言,最后被国家听了进去。

就在国内舆论对中国高铁一片赞誉时,王梦恕却痛批中国的地铁、高铁存在“大跃进”,攀比式的建设,并没有考虑当地实际的发展,更不注重科学。在许多公开场合,他成了学术和建议的“少数派”。

“去年国家有11000公里铁路停工,欠了银行几千亿,2000多万农民工闹事达到4000多起,我就讲,如果要是修建,你就把人家农民工的血汗钱给人家!这样财政部才拿出2000亿元来让农民工回家过年,你说这样的事情该不该讲?”

“保卫”铁道部

2012年两会期间,一则王梦恕建议撤销铁道部的消息不胫而走。

很快,王梦恕公开辟谣,并且高调回应中国高铁技术,铁道部负债等舆论质疑。不少评论称,在刘志军落马,铁道部陷入低谷的时候,只有王梦恕还在“力挺”铁道部。

今年74岁的王梦恕有一段在铁路领域显赫的家世:其祖父王文郁是打算修建铁路17万公里的大总统孙中山的顾问,而其父王崇和,原定和邓小平等一批革命家留法勤工俭学,未能如愿后供职陇海铁路运输部,这些都让王梦恕耳濡目染。

唐山铁道学院毕业后,王梦恕搞过机车检修,在峨眉机务段供职。此后的人生又赶上了铁路隧道修建,高铁发展。

他笑着说,“我对铁路既有感情,又非常了解。”

温州动车事故让王梦恕与铁道部的关系更加微妙。

在动车事故发生之前,王梦恕曾高调批评高铁发展存在“大跃进”,但在事故发生后,各方对铁道部和高铁建设“否定”时,王梦恕却认为:中国的高铁虽然存在“大跃进”,但是不能停下来,中国的高铁技术虽然是舶来品,但是世界一流;

铁路建设出现的呆账坏账应该由国家抹平;铁路职工的福利需要提高;铁路现在出现的问题,只需要从改革和管理上解决;铁道部不能垮……

对此,王梦恕毫不避讳地说,他弟弟的三个孩子,姐姐的一个孩子都在铁路一线工作,他们的待遇确实很低,平均工资每年只有3万元,不到其他国有企业员工工资的一半,因此他要为铁路职工说话。

但他觉得自己没有“保卫”铁道部,“我只是想把真相告诉大家。”

但王梦恕的解释并没有获得舆论的支持,甚至在他表示“院士不能为了高薪挂头衔,卖掉自己”时,不少媒体却历数出他兼任北京市、南京市、厦门市地下工程专业顾问,西南交大等12所大学的名誉教授和客座教授的“底细”,招致一片骂声。

“中国有13.7亿人要穿衣吃饭,运输能力非常重要。美国人不傻,要修27.2万公里铁路,他们认为,铁路是最便宜的运输工具,而我们国家呢,现在铁路里程不到10万公里,主要城市的铁路还没有全部连接上。中国要富强,铁路非常重要,所以中国需要一个专门的铁道部来管理铁路。”

尽管毁誉参半,王梦恕说,他很少考虑到个人的荣誉。他认为,很多百姓还是不了解中国铁路发展的真相,主张拆分铁道部的人“目光短浅了一些”,“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有时候说完一些话,确实把我弄得全国挨骂。但我也支持他们的质疑,因为他们也是为了国家好;我做得更没有错,任凭你评说,因为我说是的真相。”王梦恕最后对记者说。



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何阳依然神采奕奕。

无论面对什么人,何阳总要不可避免地陷入过往与未来的纠缠中。

曾经盛名远播,到处是鲜花掌声,那是何阳的美好时光。特殊时代给他冠以“点子大王”的称号。

这带有浓厚草莽色彩与丛林意味。

十年牢狱将人生分割成两段。当他重出江湖时发现,商业策划行业已换了模样,超百万从业人员,细化完善,门类齐全。

我们选择何阳,因为他身上打上了两个时代的烙印。上世纪90年代初,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充满了

对知识创造财富的渴望与狂热,彼时,何阳恰好出现了。

他在1992年前后两段的历史足以说明,被环境约束的人生曾经比想象的更狭窄,而随着1992年的到来,个人一旦被解放,人生便有了无数种可能。

何阳:

我的病就是太有感觉

文/片 本报记者 任鹏

“现在任务不断,国内外的都帮着做”

56岁的何阳很忙。

极好的访问推迟了20天,直到3月26日中午,他才有时闲。

这20天,何阳去了趟绵阳,又在法国呆了10天。

何阳用“埋头苦干”形容请他去策划的绵阳那年销售额35亿的农产品企业,“做到这么大,竟没几个人听说过”。

“人吃药外面包个糖衣,动物饲料就不能包一层吗?鸡鸭吃的裹一层鱼衣虾衣,把饲料做成虫形形状。”这像极了何阳20年前最火时,出点子的抖机灵、搞创意。

接着,他甩甩下:“他们一拍脑袋,说做了这么多年饲料咋没想到?”以此说明对方案的满意程度。

法国之行是参加北京尚8文化

集团在法国外交部举行的艺术8开幕式。

何阳在这家集团负责文化产业策划,创立20多年的何阳工作室,也一直带进新单位。

何阳津津乐道地介绍了一年来的策划案,从武汉东湖品牌推广,说到与TCL乐华彩电的合作。

当然,他更乐意花些时间,详细讲述被金三角经济开发区邀请,前往金三角做旅游策划的经历,“请的都是国内几个著名策划人。”何阳说。

这种满世界飞去给企业出谋划策的忙碌,让何阳找到些当年叱咤风云的感觉。

“做这些单纯为了钱吗?积蓄足够我花的,这个年纪花不着多少钱。”办公桌后,挂着他自己手书的四个字“无欲则刚”,字迹张扬,没有羁绊。

这手字,他是在监狱里练成的。

“现在任务不断,国内外的都帮着做。”他努力想证明,“点子大王”还是有市场的。

何阳开了两个博客,更新很勤,应者寥寥,多数博文没有一个评论。

一位网友希望何阳出点子让博客“有点人气”。

何阳迅速回复了,“我已经不在意什么人气了,愿意看就看看。”

“什么时候见人民日报刊登个人挣钱的事?”

尽管这么说,在熟悉的人看来,何阳并不甘心。

他家里挂的几平米大小的纸板可以证明,上面密密麻麻印着当年报道何阳的版面,中间的一张中国地图上,贴着何阳作报告盛况的照片。

“哗一下,我就马上进入状态

了。”何阳认为,出狱这三年,不需要恢复阶段。并且,他觉得自己的市场更大了。

何阳还是有些底气的。今年1月,他在一家网站的一年顾问权刚结束,这家网站在去年初一次特殊人才拍卖会上拍上了何阳的一年顾问权,年薪100万元。

不过他还是叹息,现在远不能和20年前比较。

“现在有很多回忆,当年他实在是太火了,成名,在1992年。”

当时围绕在“点子大王”身边的是,笑脸相迎奉之上为贵的各地官员,渴望被点拨一夜暴富的企业主,还有风着签名本的兴奋的听众。

现在来看,这些火爆的甚至带奇彩色彩的几乎每个城市陷入的疯狂无法让人相信,但这种热度,从何阳随身携带的电脑里分门别类的资料中能看清楚。

“当年,哪些报纸报道过你?”

何阳抬起脸,顿顿说:“我去了这么多地方,还没碰到不采访我的报纸。”

接着,他挨个念叨报道过他的媒体,甚至连没让记者抛出的问题。

他最看重的,还是人民日报1992年9月1日头版报道:《何阳卖点子赚了40万》,党报发文肯定,“点子大王”毫无悬念火遍全国。

“你什么时候见过人民日报头版刊登过一个人挣钱的事?”何阳的视线终于离开屏幕,“这传达了知识创造财富的信息,知识分子可以赚钱了,能以个人身份赚钱。”

何阳低头找出一张颇有趣味的照片:一个青涩的年轻人,抱着“优秀学员”奖状,站在他身边。再仔细看,是如今鼎鼎有名的牛根生。

“现在很多知名企业老板,都曾是我的学生。”这话无从考证,或许,何阳说的“学生”是听众。

他的人生,从此改变。

“环境对人的创造力的解放有多重要啊”

进门前,何阳把手里的奔驰车钥匙揣进兜里。

这辆车,是用那100万年薪买的。

“奔六”的何阳,也很琢磨磨明白自己这20多年来人生的跌宕起伏。当年如果不“下海”,估计自己会一直呆在北京化工厂。也许,年过五十下岗。

“下海能多挣钱啊,不至于被人瞧不起,也能养得起我母亲。”何阳把自己和张大中、王文京归作第一批下海的,“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和商品价值,在那个年代,也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体现。”

走出体制,何阳最先体会到体制让人无奈的力量。

“1985年我想成立研究所,但那时规定不允许个人创办,只批研究室。”何阳说,“这么小的单位,怎么能让人放心来买技术?生存都难。”

何阳第一次造假。填表时,他掏出一支自己发明的可擦圆珠笔。“到家,马上把‘室’擦掉,改成‘所’。”

如果一切都按照规范和规矩做,寸步难行。

1985年的中国新技术博览会,只有国家级科研所有资格参加。毫无希望的何阳,用两包香烟买通门卫。

然后,手里20多项专利技术,卖得20万元。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何阳之前月工资是56元。而20万,当时足够买下天安门广场旁两套房子。

7年后的1992年,何阳的春天到来了。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陈旧的生产方式、销售思路,和巨大的市场需求间存在着鸿沟。无数刚刚起步的私营业主,守着堆积的货物,期待有一天发财暴富。

何阳有一个合适的时间,恰当地出现了。他为企业出点子,诸如建议把台灯设计成爱国者导弹形状大卖,一切因一笔资金纠纷终止。2001

把火腿开发成罐头热销赚十多万点子费,报告会门票盖过四大天王演唱会票价……

“那时的企业几乎没有企业家,有的只是车间主任。刚走入市场经营,没有懂经营的人,以前不需要经营,业务都是公家介绍。”何阳把1992年看作一种新的空间,“南方谈话给人一个可以创造的环境,没人再担心像我创业之初,受到制度和环境的约束。”

20年后,何阳仍有自信把自己归到“不一样”的一类人中。

“在任何受束缚的时代,总有一帮人会不满足现状,打破传统敢去折腾,包括中关村,联想很多人,不就被单位排除在主流外,踢出去搞三产的吗?恰好碰到了1992年的环境,环境对人的创造力的解放有多重要啊!”

点子并非天生的。何阳承认,很多点子是从西方平移过来的。“中国人觉得新鲜,因为我们那时候太闭塞了。”

“你随意怎么写,骂我也无妨”

何阳面前的电脑桌面背景是一张照片,照片中,何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像伟人挥舞右手,面带微笑,注视着远方。

不过,城楼下不是高呼响应的人群,只有穿梭而过的高流。

“这是随便拍着玩的。”

何阳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表达欲,三个多小时,满杯水一口没喝。这很像他当年作报告,滔滔不绝,口舌生津。

赚到20万后,何阳做了件自认为最重要的事:在北京最好的饭店,回请下海前曾请他的同学。

“就是想让他在最好的饭店里看看,我这人,争强好胜,特爱面子。”

年,何阳被指偷税、诈骗,判刑12年。

之前被看作金子的点子,和“骗子”何阳一同被质疑成一堆“臭狗屎”。“开拓智慧市场,体现知识价值”的赞扬溢美之词,被“出小点子蒙人、没有什么能力”淹没。

“有言论说,何阳这样的人不根除,必破坏市场经济……历史不会为拙劣的表演喝彩!”何阳整理了前后评价的对比,一字一句地念。

“我不恨这些人,就想不明白,人为什么这样?”

入狱后,何阳曾给“聊得非常好,引为知己”的一位作家写信,查无音信。昔日的相见甚欢、高朋满座的喧嚷,都消失在远去的光环中。

只有偶然间认识的一位女士一直给他写信,寄食物和杂志,陪他度过大漠里的晨露落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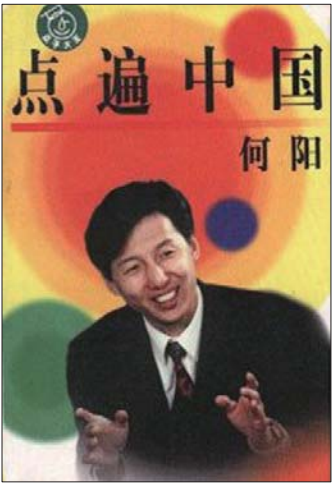
后来,她成了何阳的妻子。

“我和她说,我混不下去你就跟着要饭,买套房你就坐旁边。”有钱了,何阳什么车都不要,买了辆奔驰。

三年来,何阳一直想翻案,不承认当初被认定的罪行。

“从小岗村到义乌,都是个人先试验推动去突破界限,政府看到效果才承认、批准、推广。”何阳说,“超前的东西都是被制约的,不能不承认个人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4月18日,何阳发来一封邮件,内容只有一句话:“你随意怎么写,只要客观,骂我也无妨。”



何阳当年出版的《点遍中国》。

对话何阳——

“1992年后是一个新的社会空间”

本报记者 任鹏

记者:离开体制“下海”的确能多赚钱,但物质就能代表自我价值的实现吗?

何阳:赚钱是一个方面,“下海”是想体现自我的社会价值和商品价值。你想,无论水平多高,干多少活,一个月只发56元,又怎么能体现价值?靠自己的能力、知识赚钱,这本身就是一个逐渐被社会尊重、承认的过程。

记者:1992年之后,社会给你除赚钱外的认可是什么?

何阳:体制内是独木桥,上升只有当官一条路。改革开放之前,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个选择,过去只有当官才能坐轿车,你再有钱都买不到。好像只有当官,社会才承认你的价值。

1992年后是一个新的社会空间。最有价值的是给个人提供了另外一条路,让人生有多种可能,把人的各种能力发挥出来了。

记者:体制内的公务员职位,对当年轻人产生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和20年前比这意味着什么?

何阳:下海是创造价值的生产行业,而公务员负责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一个国家的主流是生产创新,企业是分配时才正常,社会需要引导、激励创造价值的企业和个人,而不是将人们的兴趣引向再分配。如果年轻人开始回避价值创造,向往通过利益再分配的职位来获取自己的利益,那么,社会就会失去活力。

记者:那你认为这意味着倒退?

何阳:很多人没意识到这是社会倒退,现在创新的社会环境太差了。如果环境能给年轻人创造实现自我的机会,能力可以获得发挥,年轻人也不会去考公务员,掩盖自我。

记者:你的人生大起大落,十年的监狱生活带给你什么?

何阳:在里面的经历让我变得更宽容,以前我从来不崇拜任何人,现在只崇拜曼德拉那种宽恕的魄力。即使遭遇十年牢狱之灾,我也不憎恨任何人。